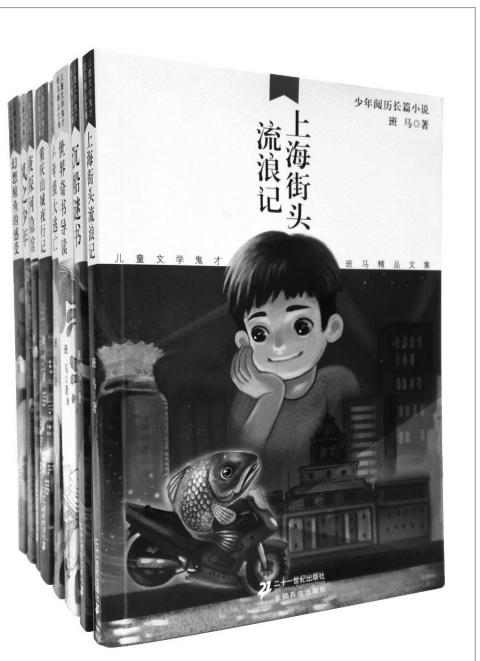




《班马精品文集》:

# 一种理想的童年精神

□方卫平



2013年8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中推出了八卷本的《班马精品文集》。阅读这套文集，我再一次被班马儿童文学写作所具有的强大、独特的艺术个性所震撼。例如，他的写作常常指向这样一些特殊的精神关键词：旅行、远方、荒野、太古、幽秘以及野蛮。

仔细探究，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些在班马个人的儿童文学精神图谱中相互关联的词汇，它们共同传达了班马对于当代童年精神、童年美学以及童年教育的独到见解。这些词语无一例外地与一种时间或者空间上的绵延感、辽阔感有关，与此相应的，他的许多作品都倾向于选取大海、太空、密林、高原、长江、峡谷、沙漠、荒原这一类充满时空苍茫感的场所来展开故事的叙述。

收入《夜探河隐馆》的4则幻想故事（《池塘之谜》《暑假的野蛮航行》《沙漠老胡》《夜探河隐馆》），场景和叙事的调子各不相同，其文本却都弥漫着一股与人类时空移换有关的沧桑感和幽秘感，不论是池塘底下的千年老龟，黄浦江水底的古

城传说和两岸的古镇古园，还是被称为“老胡”的沙漠气旋和埋在沙漠下的远古森林与古城，以及不甘于在时间中沉寂的明代藏书楼，都带有一种悠远、开阔的历史时空的气息。收入《幻想鲸鱼的感受》的14则短篇作品，所叙的故事上至太空、下至大海，远至沙漠、深至古林，大到宽背巨鳍的蓝鲸，小到一只不起眼的招潮蟹，都被赋予了历史时间与思考的重量。长篇童话《沉船迷书》则是将远古的巫术、传说、历史和文化揉入幻想的情节，为古蜀国的“鱼凫”部族构想了一段浪漫的历史。这些作品的取材和情节往往包含了丰富、生动的历史知识和凝重、厚实的文化内容，它们也显示了作家本人在这方面扎实的底蕴和长期的积累。在儿童对于现实的体验正变得日益单薄的今天，班马似乎有意要在当代童年的身心里恢复一种对于真实、厚重的历史时间和空间的深刻印象。

而这种时空感并不仅仅关乎现实，更关乎我们内在的生命感觉。在《孤旅迷境》中，他反复强调“行游”对于童年的特殊意义：“你感觉到了吗，在这个‘世界’之上能够不把自己‘弄丢’，这其实是一件很大的事呀！”“‘旅行’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不但在外面玩，事实上也是在暗暗培养起关于在一个世界中的‘方向’、‘位置’、‘辨识’等等的能力。”（《福州路口迷失记》）这里，收在引号内的“世界”、“弄丢”、“方向”、“位置”和“辨识”等词，在班马的叙述语流中都有着丰富的复义内涵。它们首先指向旅行的一种当下功利性的现实意义，亦即通过旅行的锻炼，使个体获得应对现实生活的能力，这里面包括在特定的空间场域内进行寻找和发现的能力、作出判断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与此同时，它们也是指旅行对于个体存在的另一种更具隐喻性和哲思性的意义——如果说生命正如一场“旅行”，那么个体在茫茫的世界乃至宇宙空间中，如何认识和理解自身存在的位置，以及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如何寻找和确定自己灵魂的位置，正是这场旅行的要务。假使缺乏“旅行”中的方位感和远见，眼前的日常纷扰和一地鸡毛会很容易地阻断我们的视线，限制我们的视野，进而遮蔽

我们对于这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与把握。而“旅行”正是童年向着世界的打开，是童年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拓展，个体正是通过这样的拓展才慢慢培养起对于世界和生活的掌控能力。

因此，班马的写作格外关注童年的力的美学。在他看来，对于“力”的吸收和释放的渴望是童年的天性，而这个天性在今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唤醒和培育。为此，他有时是故意用野性的笔法细细描摹着“一花一世界”的宇宙景象。在这里，个体想要探询和把握世界的欲望与力量，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了与世界的一种平等、友善的相互理解和对话。作者告诉孩子，这才是人类真正得以打开世界的方式。正如在《沉船迷书》中，第一次在湖底见到“瑰丽而又明净”的古沉船景象，老木舅舅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呀，对不起。”这位考古学家从这静默的古沉船中读出了一种庄重的意绪、一种生命的邀请，这句莫名的道歉所表达的正是他内心因此而生的敬重之情。同样，面对古沉船的“考古疑案”，老木舅舅不是单凭考古学的专业知识，而是通过与古沉船的穿越时空的心灵交会，也就是作品中多次提到的“考古心理学”，才解开了沉船之谜。这个在班马的其他故事中同样被闻说过的“考古心理学”，正可以理解为一种开阔的生态和生命意识。

但这也是一种不无危险的力量，在过度“喂食”的情况下，它很可能膨胀为对身外世界的一种傲然的凌驾和自私的占有。因此，在张扬这种主体力感的同时，班马也一直在寻求着来自另一种力的平衡——如果说前者是个体的一种意欲把握世界的能量感，那么后者则表现为世界自身对于这种把握的抗拒。我们会发现，班马的那些充满“旅行”和冒险精神的生活和幻想故事，一方面致力于张扬和表现人的探求和把握世界的精神，另一方面，在人与自然蛮荒的对峙中，始终存在着人所无法克服的某种力量，它是吉林里的“绿色太阳”，是没来由的“野蛮的风”，是幽灵似的“沙漠老胡”。它使我们在与自然面对面的时候，从心底升起一种与敬畏有关的崇高感，也使我们在为人类文明的功业感到自豪的同时，懂得心怀谦卑地思考这文明的限度。在童话《星球的第一丝晨风》中，作者借“外星人”之口道出了这种限度的其中一个方面：“我们根本不是为这些人类而来地球的，我们不曾认识他们，我今天来，才看到他们这种两腿的生物突然冒

出在地球上，很陌生。”在古老的地球史上，人类仅只是占据了其中的一小点儿时间，这意味着，人并非世界的主宰，而只是这世界的其中一个成员，万千生命的其中一个伙伴。这样的认识在我们心里孕育起一种对于世间万物的敬畏和尊重之情，以及对于地球的一种家园感。

这种家园感，其实也就是班马所说的“星球意识”。在《星球的细语》中，班马用另一种深情的笔法细细描摹着“一花一世界”的宇宙景象。在这里，个体想要探询和把握世界的欲望与力量，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了与世界的一种平等、友善的相互理解和对话。作者告诉孩子，这才是人类真正得以打开世界的方式。正如在《沉船迷书》中，第一次在湖底见到“瑰丽而又明净”的古沉船景象，老木舅舅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呀，对不起。”这位考古学家从这静默的古沉船中读出了一种庄重的意绪、一种生命的邀请，这句莫名的道歉所表达的正是他内心因此而生的敬重之情。同样，面对古沉船的“考古疑案”，老木舅舅不是单凭考古学的专业知识，而是通过与古沉船的穿越时空的心灵交会，也就是作品中多次提到的“考古心理学”，才解开了沉船之谜。这个在班马的其他故事中同样被闻说过的“考古心理学”，正可以理解为一种开阔的生态和生命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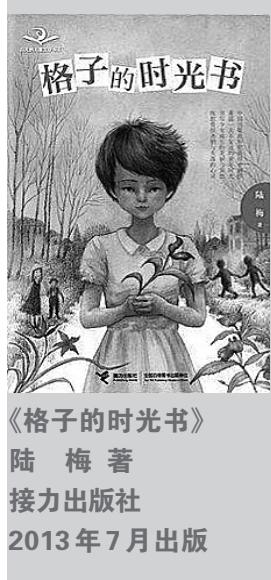
阅读班马，我常常惊讶于他能够把一种如此急于自我扩张的童年生命状态和一种如平和与自持的自然生态意识，完好地融合在他的写作里。从他的创作和理论阐述来看，作者似乎倾向于用男孩的形象来传达前一种状态，而以女性的符号来表现后一种意识，但这两者同时又是互融的，它们促成了作品中童年生命能量的一种放肆而又持重、轻盈而又有力量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班马的儿童文学写作具有一种积极的双性气质，它既充分肯定了主体对于世界的扩张和把控，又强调这种扩张的目的不是对世界的占有或征服，而是去进入它，理解它，并与之形成生命的交融。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中的童年精神，然而，哪怕是关于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怀想，也令人对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未来充满了遐想。

■新书快递



《拉拉奇和拉拉怪》  
候颖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3年11月出版

大作家写了一篇很小很小的童话，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童话主人公是一只调皮的小猴子，名叫拉拉奇。成千上万个名叫拉拉奇的大人物得知一只小猴子竟然比他们还出名，都不服气地来找大作家算账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发明家拉拉奇先生也带着拉拉怪太太赶来。拉拉奇拿出他的最新发明“多功能年龄转换器”，不料转换器出了毛病，怪事一件接一件。拉拉奇该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这部童话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激动人心的情节，语言优美生动，字里行间洋溢着童趣和温情，给小读者带来爱和美的熏陶，带领小读者走进幽默、神奇、充满爱与智慧的童话世界。



《格子的时光书》  
陆梅著  
接力出版社  
2013年7月出版

少女格子在与乡村接壤的芦荻镇长到12岁，那个江南小镇的溽热夏日被格子铭记在心：大表哥参军后音讯全无，好伙伴老梅的二姐梅香疯魔不止，镇长家的亲戚、大女孩荷花初来小镇引出一系列风波……《格子的时光书》是一个在穿插与回溯中展开的时光故事。作者巧妙地将生死悲欢、希望绝望等省察冥想嵌入时光，使得全书不仅写出少女成长的迷茫、期待、焦虑、多变，也让格子和那个夏日融为一体，恍惚又真切。

## ■经典重读

淘气包埃米尔》· 我们就爱他这个样子

彭懿

与《波丽安娜》这类少女小说相对应的是顽童小说。这类小说里的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听话的乖孩子，都是调皮捣蛋的男孩，他们整天惹是生非、恶作剧，闹得四仰八叉，但他们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孩子，只是淘气得有点过分而已。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就是顽童小说的代表作。

但要说给孩子看，还是瑞典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淘气包埃米尔》更好看。

埃米尔是一个5岁的小男孩，他住在瑞典的斯莫兰省纳贝亚地区卡特胡尔特庄园。他强壮得像一只小牛，又野又拧。村民一说到他就会唉声叹气：“那个埃米尔淘气、闹祸的次数比一年365天还多。”他们实在是受不了他了，吓坏了，甚至开始募捐，把钱装在一个口袋里，送给埃米尔的妈妈：“你们如果把埃米尔送到美国去，这些钱大概够了。”不过埃米尔的妈妈却不这样认为，她总是护着埃米尔：“埃米尔是一个可爱的男孩，我们爱他这个样子。”

好，就让我们看看《淘气包埃米尔》里面的两个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有一个很长的标题：“5月22日星期二，埃米尔把头伸进汤罐子。”

埃米尔喜欢喝肉汤，这天，埃米尔把头伸进汤罐里喝底上最后一点内汤，但是头却退不出来了。妈妈心疼她的心肝宝贝，要用火钩子把罐子敲碎，爸爸却说那东西值4克朗。长工用双手紧紧夹住汤罐子，用力提向空中，可埃米尔也给带了起来。

没办法，家人只好领他去看医生。

去看医生当然要打扮一下了，虽然不能梳头，但埃米尔还是穿上了最好看的花格子礼服，黑色系带皮鞋，戴着汤罐子上了马车。当他走进医生的候诊室时，所有的人都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发生了某种不幸。埃米尔看不见医生，但无论如何也要问医生好吧，他一鞠躬，头上戴的汤罐子重重地碰到医生的桌子上，从中间裂开了。

回到家，爸爸赶忙把裂成两半的汤罐子给粘好了。想不到晚上妹妹小伊达看到它，就问哥哥：“你怎么就让脑袋弄到汤罐子里去了？”“不费吹灰之力。”埃米尔说，“我就这样一来。”他又把脑袋套进了汤罐子里，拔不出来了，跟过去一样紧。这回他妈妈没再犹豫，抄起火钩子朝汤罐子砸去，“嘭”的一声，整个纳贝亚都听到了。

第二个故事也有一个很长的标题：“6月10日星期日，埃米尔把小伊达升到旗杆顶。”

这天埃米尔家要举行宴会，女仆丽娜提议为了万元一失，能不能先把埃米尔锁在一个房间里，被埃米尔妈妈瞪了一眼。“埃米尔是一个很令人喜欢的孩子。”她透过厨房的窗子，看见她的两个非常漂亮的小天使，正在外边跑着玩。

埃米尔的爸爸正要升国旗，偏偏这时候母牛要生小牛了，他只好朝窗圈奔去。于是埃米尔就问妹妹小伊达：“你愿意让我把你像升国旗似的升到上边去吗？”小伊达当然愿意了，因为那样她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埃米尔将升国旗用的钩子钩住小伊达的腰带，然后拉紧绳子，把小伊达升到了旗杆顶上。

客人们陆续到了，当他们看到旗杆上的“国旗”时都惊呆了。

埃米尔的故事就是这样让人哭笑不得。真的，每一天每一天，你都不知道他会干出怎样的壮举。

“你知道我明天做什么？”他说。

“不知道，”阿尔弗雷德说，“又要淘气。”

埃米尔把哨子放进嘴里，又开始吹。他一边走一边又吹了一会儿，认真地思索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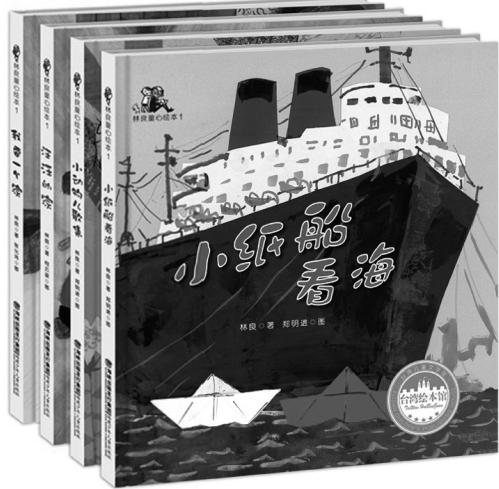
“我也不知道，”他最后说，“每次淘了气、惹完祸以后我才知道。”

## ■短评

## “林良童心绘本”系列：

## 浅语艺术的视觉呈现

□郑伟



“儿童文学是浅语的艺术”。这是台湾儿童文学泰斗林良先生的文学主张，这一对儿童文学特质的清淡表述，早已被两岸的儿童文学界广泛接受。对孩子创作的文学作品应该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显然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浅语艺术”并不是对这一常识的简单重申，而是将语言视作儿童文学整体艺术风貌中带有本质意义的核心问题。林良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必须懂得把他所知道的种种文学技巧用在‘浅语的写作’上……在‘文学技巧’还没有跟‘浅语’联接起来以前，你必须先有写作‘浅语’的能力。这样，你的文学技巧才能够有所依附”。更为可贵的是，林良把儿童文学的语言问题放置于汉语言文学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他认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韦庄等唐代诗人，其实都是以当时的浅语来抒写情怀，诗人以其独特的文学才华与人生体验对浅语进行了艺术化处理，创造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佳构。在林良看来，“一切创造性文学作品都是以‘浅语’打底的。”“儿童文学的精神，跟‘文学’的基本精神是完全吻合的。”

两岸儿童文学交流自上世纪90年代破冰以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包括林良先生在内的一批台湾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走进了大陆读者的视野，但出于种种原因，林良作品的系统引进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还是一个空白。最近，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林良童心绘本”系列(4册)，让我们有机会通过作者的创作实绩领略“浅语艺术”的独特魅力。

“林良童心绘本”中的故事情节都

极为简约。《汪汪的家》讲述的是，寒冬里，小狗和妈妈在家中忍饥挨饿，等着外出打工的爸爸带回柴火和食物。爸爸终于回家了，汪汪告诉爸爸，前村伯母在最困难的时候把自家的食物分给了它们，于是，汪汪一家子带上柴火和食物到了伯母家，两家子一起享受温暖的冬日时光。《我要一个家》说的则是一只名叫哀哀的流浪狗，特别羡慕别的狗都有温暖的家，它下决心一定要找到一个家。别的狗不理它，大人们不要它，最后是两个孩子收留了它，找到了家的哀哀却跑离主人，它要把好消息告诉自己的同伴。

这样的情节展开似乎太缺乏传奇色彩，但作者却能以“浅语”将其叙述得温馨感人，清淡诗意的语象表层下，蕴含着作者对儿童文学独特的思想把握与艺术理解。林良笔下的拟人化形象，并不是被简单地赋予能说会道的人性特点，而是与人类有着共通情感的生命存在。作者在创作感言里做了这样的表述：为了让孩子能够放心从事快乐的阅读，特意让出现在故事里的人物都是人身狗脸的“狗人”，它们的身体和身上的穿戴都跟人一样，它们的心也都是人的心，只是有一张忠厚可靠的狗脸，林良视动物为同类是从宋代思想家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中获得的启示，泛爱众物的情怀赋予林良童话温婉善美的艺术面貌。

将林良不以情节奇异性见长的作品以图画书的形式加以呈现，这对画家的文学理解与艺术感悟来说，是颇具挑战性的。“林良童心绘本”的3位绘者中，郑明进是台湾图画书界的元老级人物，何云姿、张华玮是台湾当下的实力派画家，从他们的创作中，可以看出台湾图画书创作所达到的高度。

图文关系是图画书艺术的核心问题，只有那些图文有机融合、互为支撑共同叙事的作品，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图画书”。不少以现有儿童文学作品为底本创作的图画书，实际上只是为原作配置了更为丰富的插图而已，离真正意义上的图画书还有相当的距离。

“林良童心绘本”的绘者们对文字所呈现的浅语艺术风貌进行了创造性演绎，使之获得了鲜活的视觉生命。

在《我要一个家》中，画家将文字

与画面进行了灵动的组合，有的以一个大跨页来呈现一段文字内容，有的则是将一段文字用两个相关联的连续画面加以表现，两个画面既有完全独立的，也有镶嵌式的。书中还设计了两个没有任何文字的大跨页，以街道的全景图为背景，通过不同色彩的渲染，传达了小狗哀哀从早到晚苦苦寻找家的急切心情。

郑明进对《小纸船看海》的视觉创造，显示了画家对图画书艺术的独到理解。原文讲述了一个乡村男孩和一个都市女孩分别将一只小纸船放进水中，两只小船在大河里会合，相约一起去看大海，在即将入海的港口，大轮船上的小女孩发现了纸船，把它们捞了起来，带上两只小纸船，乘着大轮船去看大海。这是一篇用散文笔调写成的儿童故事，画家在处理散文意境与儿童情趣的关系上，颇有独到之处。画家以娴熟的绘画技巧渲染出带有意境美感的画面背景，在这一背景下，用孩子涂鸦式的线条勾勒出耕作的农人、桥上的车流、船舷边的人影等。在构图材料的运用上，画家将真实的广告招贴、报纸或书籍的页面嵌入画面，使画面显示出一种拙趣的意味，不少细节就像是孩子们亲手拼贴上去的。另一本由郑明进绘制的《小动物儿歌》，也显示了类似的特点。

何云姿绘制的《汪汪的家》，在文字的排列和细节的营造上，也有值得圈点之处。“这是冬天，天气冷得很。天很阴暗，好像要下雪。”这一小段天气描写，在画家的笔下呈现为阶梯状的分行排列，被置于阴暗色调描绘出的寒风呼啸的画面里，与之并列的另一个画面上，汪汪正入迷地读着一本关于食物的书，旁边的字呈诗行状排列。文字的不同排列与两幅画面冷暖色调的反差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衬托出故事发生的环境与氛围。此外，画家还刻画了文字作品中所没有的小老鼠形象，两只小老鼠不时地出现在小狗家的玩具车里、沙发脚旁、烟囱管上，不动声色地参与到小狗一家的故事中来，当汪汪和妈妈打开房门迎接爸爸归来时，一袭寒风把小老鼠吹得晕头转向。这些细节给小读者带来了很多等待发现的乐趣。

作为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台湾绘本馆”出版系列的开山之作，“林良童心绘本”让我们对台湾高品质原创绘本有了更多的期待，希望后继的佳作能更深入地打动大陆小读者的心。



《草坪男孩》  
(美)盖瑞·保尔森 著  
明天出版社  
2013年5月出版

那一天，我放暑假了。我开着旧割草机开始帮别人修剪草坪，淘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渐渐地，生意越来越好，我也越来越忙碌。后来，我认识了一个人叫阿诺德，他是个股票经纪人，他用一种十分有趣生动、简单易懂的方式教给我这些知识：资本的魅力、供应与需求、劳动力的多元化、财富的分配。阿诺德把我的钱进行了多方面投资，让我越来越富有，还让我变成了一位拳击手的赞助人……我的暑假变得有趣和丰富多彩起来！该书是“美国当代金质童书”丛书之一，作品通过文学性极强的语言、有趣的情节、生动可爱的人物形象、丰富的想象和美国式的幽默，营造了一个温暖、唯美、自由、创新、勇敢、正义的儿童文学世界，反映了当代美国儿童的生活状况和成长心路。



《魔法许愿》  
(美)盖尔·卡森·列文 著  
明天出版社  
2013年5月出版

自从两个好朋友搬走以后，八年级的维尔玛·施图斯在她就读的克莱瓦津初中里，就像隐形人一样无人理睬。于是，当一个神秘的老妇人让她许下一个愿望的时候，她许愿让自己成为全校最受瞩目的孩子。突然之间，她的朋友多得数不胜数，足足有40个孩子邀请她参加毕业舞会。但是维尔玛意识到自己的愿望有个漏洞……她意识到自己的人气不可能永远保持。通过这个快乐、痛苦而又真实的故事，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得者盖尔·卡森·列文和你一同探讨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愿意以自己最真实的面目，去获得别人的喜爱。